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宋文選卷二十八 九

詳校官中書臣呂光復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錄監生臣李潡源

欽定四庫全書

宋文選卷二十八

張文潛文

答李推官書

李君足下南來多事久廢讀書昨送簡人還忽辱惠反所作病暑賦及雜詩等誦詠愛歎既有以起其竭涸之思而又喜世之學者比來稍稍追求古人之文章述作體製往往已有所到也耒不才少時喜為文詞與人遊

又喜論文字謂之嗜好則可以為能文則世自有人決不在我足下與来平居飲酒笑語忘去屑屑而忽持大軸細書題官位姓名如卑賤之見尊貴此何為者豈妄以来為知文謬為恭敬若請教者乎欲持納而貪於愛玩勢不可得捨雖恒然不以自寧而既辱勤厚亦不敢隱其所知於左右也足下之文可謂奇矣捐去文字常體力為瓌奇險怪務欲使人讀之如見數千歲前科斗鳥跡所記弦匏之歌鐘鼎之文也足下之所嗜者如此

固無不善者抑未之所聞所謂能文者豈謂其能奇哉能文者固不徒以奇為主也夫文何為而設也知理者不能言世之能言者多矣而文者獨傳豈獨傳哉因其能文也而言益工因其言工而理益明是以聖人貴之自六經以下至於諸子百氏騷人辯士論述大抵皆將以為寓理之具也是故理勝者文不期工而工理愧者巧為粉澤而隙間百出是猶兩人持牒而訟直者操筆不待累累讀之如破竹橫斜反覆自中節目曲者雖使

假詞於子貢問字於揚雄如列五味而不能調和食之於口無一可愜何況使人玩味也乎故學文之端急於明理夫不知為文者無所復道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是也夫決水於河江淮海也水順道而行滔滔汩汩日夜不止衝砥柱絶呂梁放於江湖而納之海其舒為淪漣鼓為濤波激之為風飈怒之為雷霆蛟龍魚黿噴薄出沒是水之奇變也而水初豈如此哉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瀆東決而西竭下

滿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蛭之玩耳江河淮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為奇之文也六經之文莫奇於易莫簡於春秋夫豈以奇與簡為務哉勢自然耳傳曰吉人之詞寡彼豈惡繁而好寡哉雖欲為繁而不可得也自唐以來至今之人好奇者不一甚者或為缺句斷章使脉理不屬又取古書訓詁希於見聞者衣被而說合之或得其字不得其句或得

其句不知其章反覆咀嚼卒亦無有此最文之陋也足下之文雖不若此然其意靡靡似主於奇矣故預為足下陳之願無以僕之言質俚而不省也

上孫端明書

昔樂正子用於魯孟子為之喜而不寐夫功名進退之際君子本不以累其心其來何足喜其去何必愠一樂正子用於區區之魯而足以悦孟子浩然之懐何也夫天下之事不如人意者常多而其委曲會合與人同謀者

常少故也豈特少哉蓋千百而一遇焉夫人之修身為善擇地而蹈之者豈嘗一日不願取諸其身而布之天下哉而世之人視夫賢人君子之有立於世其心亦豈不願為之奔走而受其澤也此二者宜若物理之所當然者然其行也或止之其親也或間之讒邪閉於其前憸巧伺於其後而賢人君子又不肯少屈其意俛俯而有就戞戞乎其勢欲合而常離故使夫物理之所當然者一旦更指之為不可逢之會可勝歎哉由此言之則

其萬一有合而得施其用豈不可喜也耒生三十有五年矣其聞執事之名亦久矣方先帝時羣才並進多士滿朝而天下之人指以為正人大丈夫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挺然於羣枉之中其進退用捨繫天下輕重者凡七八人而公其一也天下之士其望受賜於公久矣然其間何其屹屹乎欲合之難耶今春以來前日所指以為正人大丈夫者翕然四合而至矣公雖優游近藩然聞之道塗以謂入陪輔弼實在旦暮夫如今日之所用其

磊落震動人者皆往時天下之士將至於絕望而不得見者也今也一旦而盡見之則其喜也是宜不獨不寐而止也耒之家弟來幸得望履幕下未嘗不欣然自負以為辱公之知而某今也為令沈五得在使部聞公之府有慶也日夜喜躍樂頌其事而願有獻焉故不量其賤且愚喜為執事一道之而耒之家世單寒無勢力自援於當途而方天下治平賢俊振起區區之心未能自甘於無用來歲之春公將有薦其屬為京官者耒願沾其一

於闕天下之士顧奔走於君子而君子亦豈一日忘天下之士哉伏惟察之進退俟命

投知己書

五月日某謹因漢夫可拜獻書某官未聞古之致精竭思以事一藝而其知不分者其心之所思意之所感必能自達於其技使人觀其動作變態而逆得其悲歡好惡之微情故工樂者能使喜慍見於其聲工舞者能使欣慼見於其容當其情見於物而意溢於外也蓋雖欲

自掩而不可得者伯牙之所好者琴耳鍾子期坐而聽之而伯牙不能藏其微情夫伯牙之情豈與琴謀哉惟其專意一心以事其技故意之所動黙然相授而不自知也耒自丱角而讀書十有三歲而好為文方是時雖不能盡通古人之意然自三代以來聖賢騷人之述作與夫秦漢而降文章詞辨詩賦謠頌下至雕虫繡繪小章碎句雖不合於大道靡不畢覼時時或有所感發已能見之於文字所習益久所親益衆所嗜益深故自十

有三歲而至今三十有二年身之所歷耳目之所聞見著於當世而可知與夫考於前古而有得者無一不發之於文字不幸少苦貧賤十有七歲而親病又三年而親喪既仕而困於州縣者十有二年矣其悲憂驚悸煎熬逼迫之情憔悴萎薾欝塞憤懣之氣充滿羡溢盈心滿懷而又饑寒困窘就食以活其妻孥者往來奔走率嘗數千里西走巴蜀南盡吳會陸困于周秦而水窮于江淮江湖波濤魚龍之驚重山複嶺猿猱猩鼯之出入

大夏炎暑流金裂石與夫雷電雨潦之震恐積陰大寒裂風霰雪龜手刮肌之悽愴皆已習見而安行晝則接於起居夜則見於夢寐計其安危飽煖脫憂危而解逼仄揚眉開口無事一笑者百分之中不占其一又觀一世之情其所矜尚可以自振於貧賤阨窮者未素於其身無有其一故雖出仕四方修身治官庶幾於有聞而門里族薄氣焰寒冷執板趨拜以見大吏大則罵辱詬責小則詰問凌侮得其漠然不問棄置其誰何則退

而欣然輙自慶喜其窘愁困塞有不可勝言者又豈獨此哉古之能為文章者誰不著書大率窘人之詞十居其九蓋其心之所激者既已沮遏壅塞而不得肆獨發於言語文章無掩其口而窒之者庶幾可以紓其情以自慰于寂寞之濵耳如耒之窘者亦可以謂之極矣其生平之區區既嘗自致其工於此而又遭會窘阨投其所便故朝夕所接事物百態長歌慟哭詬駡怨怒可喜可駭可愛可惡出馳而入息陽麗而陰肅沛然於文若

有所得耒之於文雖不可謂之工然其用心亦已專矣夫文章之於人心其理之相近與夫工人之於技見有間矣耒之區區蓋已盡布於此則世之高明博達之君子俯而聽之蓋有不待夫疑而問問而後知其心也伏惟其官以文章學術暴著天下方為朝廷訓詞文臣而不腆之文嘗欲奬與人誰不欲自達於世之顯人而耒自顧所藏無一不可敢書其平日之文與詩凡九十篇以辱左右伏惟閒暇而賜觀焉則耒之情誠雖欲毫髮

自伏而不可得矣公亦念之耶

上文潞公獻所著詩書

古之言詩者以為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夫詩之興出於人之情喜怒哀樂之際皆一人之私言而至大之天地極幽之鬼神而詩乃能感動之者何也蓋天地雖大鬼神雖幽而惟至誠能動之彼詩者雖一人之私意要之必發於誠而後作故人之於詩不感於物不動於情而作者蓋寡矣今夫世之人有順于其心而後樂有

逆於其欲而後怨當樂而反悲當怨而反愛者世之所未嘗有而樂與怨者無有使之莫使其然而然者也豈非至誠之動也哉彼詩者宣所樂所怨之文也夫情動於中而無僞詩導其情而不苟則其能動天地感鬼神者是至誠之說也夫文章之興其變多矣惟詩獨通於誠故欲觀人者莫如詩故古之君子相與燕樂酬酢之際必賦詩以觀賓主之意雖未必作於其人而每取古人之詩以見其志故先王之時大至於朝廷之政事廣

至於四方之風俗微至於匹夫賤士之悲嗟婦人女子之幽怨一考於詩而知之而使有司以時采取而藏諸大師又播之樂章大者薦之郊廟而次者陳之燕享則夫詩之可以觀政察物其重蓋如此自周衰以來後世作者紛然並出以至于今數千年其間變制異技奇言詭述不可勝記其間卓然可稱者不過數人其餘紛紛籍籍皆不足道而違情拂志之作往往或有非如古之於詩必出於誠意而不誣也然違情拂志者蓋有之矣

至於顯情之真發志之實者尚十九也某不肖自幼至今頗考歷世之為詩者上自風雅之興而中觀騷人之作下考蘇李以來至於唐掃除蕃穢而摭其真刋落蔓衍而食其實頗有得於前人面目時時心之所感發亦竊見之於詩句夫人之生於天地之間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心之所思一日之間無頃刻之休而又觀夫四時之動數華發秀於春成材布實於夏淒風冷露鳴蟲隕葉而秋興重雲積雪大寒飛霰而冬至則一歲之間無

一日隙以人之無情對物之無定候則感傷交戰旦夜相召而欲望其不發于文字言語以消去其情蓋不可得也則又知詩者雖欲不為有所不能

上邵提舉書

人之才能其别雖殊然其大要有二而已太上無所不能其次則一人之身所長不過一端能治而不能陶知賈則不知農專力于所知以致其功是以隨其大小有補于世所謂無所不能者求之古人有幾何歟孔孟而

上不可以才較無所復論矣其次所謂周才全智用之不見其所窘竄之不見其所不足在齊不過管仲在秦不過商君此兩人者治國用兵理財制敵術兼四民智通天下人莫能出其右然自周衰至秦歷世如此其久其閒可稱二人而已子產不能以鄭霸晏仲不能以齊興子玉之才不過三百乘而陶朱之畧屈於四境之內若是數人者其智慮心術亦非世之淺人矣然各有所乏而終亦不能自勉以滿其所不足然則人人望其無

所不能其亦難乎聖人知人才之不可以全盡也故因任之如人之有耳目口鼻使各效其職而收其全利於一身故天下之才樂致用而無廢人而不至於兩毀之也何謂兩毀夫居楚者責之習楚可也使不思其他而惟楚之知則其於楚也無遺慮矣捨楚而問燕焉則楚既忌之燕亦卒不可知也是謂兩毀之故爲政而兩毀之者常有之才之憂也

再上邵提舉書

昔韓退之以書三見宰相以自獻其所有至于一再而未售也則又激訐奮厲以動之嗟乎其言亦少詆矣退之平生其有求于人以濟所欲者非一也甚哉武夫軍師苟有勢力可以拯之於貧賤者皆一往而嘗之善辭以導其心高言以動其意挾書懷刺趨走于當位者之門既晚而後少得所欲讀其書未嘗不悲之夫如愈之文章類非隨世汨没待其自達而後見於世者也何其取知於人若是其勞哉至其人之不吾知也以退之之

好剛自信有以自樂于道藝之際視世之今者不一動其心宜其邈然自絕與世兩忘長往而不顧夫何其恐恥降志庶幾萬一之遇又若是其勞且不厭也由是觀之則人之挾其所有與所待而見于世者實難視人之知與不知一不介其意人不吾知而遂止者又難也若人之能薄矣一日而三號於通衢庶幾間而或省之車敗於奔馳足趼於步趨毀尺而就寸求百而冀一其始也赧然自羞退而觀古之君子皆未免乎此則又自恕而

有待夫功名之會天下之至難也使皆畏勞避辱不肯少抑以有所就則事功之成者或寡矣

代高玘上彭器資書

古之君子如子思孟軻之徒其廉潔自重不肯少屈以求合於世四方諸侯操幣委贄望其門墻不敢失容至於禮備而意誠而求之吾身無毫髮之辱乃始一往而就之尊之為師禮之為賔不敢一言少拂其意然片言之不從闕之不修望望乎其去之矣嗚呼何其自重

好高而不可屈者此其至矣未又嘗觀古之功名之士若管仲之賢甯戚之竒商君之才或愛其死而不畏囚虜之恥忘其君而事其仇或悲歌歎慨庶幾自見其志或挾數持術以卜其君之所好至於受侮被斥屢進而不恥嗚呼若是數人者智豈皆不足以少知君子之道哉不然何其冒昧汙辱若是其不知恥也蓋嘗深思其故而得之夫古之任其下者有尊之者有使之者尊之者謂之賢使之者謂之能而世之士其修身立誠以待

上之任使者亦有是二道焉有以德者有以才者德者上而才者下上者人就之下者屈已以就人求售其技而已世之君子之愛子思孟軻而羞道管仲甯戚商鞅之事以為甚汙而不足為其亦過矣彼之所行者各其分也

上曾子固書

未嘗以謂君子之文章不浮於其德其剛柔緩急之氣煩簡舒斂之節一出乎其誠不隱其所已至不彊其所

不知譬之楚人之必為楚聲秦人之必衣秦服也惟其言不浮乎其心故因其言而求之則潛德遁志不可隱伏葢古之人不知言則無以知人而世之惑者徒知夫言與德二者不可以相通或信其言而疑其行嗚呼是徒知其一而不知夫君子之文章固出於其德與夫無其德而有其言者異位也耒之相為文最喜讀左氏離騷之書丘明之文美矣然其行事不見於後不可得而考屈平之仁不忍私其身其氣狷其趣高故其言反

覆曲折初疑於煩左顧右挽中疑其迂然至誠惻怛於其心故其言周密而不厭考乎其終而知其仁也憤而非懟也異而自潔而非私也傍徨悲嗟卒無有省之者故剖志抉慮以死自顯此屈原之忠也故其文如明珠美玉明麗而可悅也如秋風夜露凄忽而感惻也如神仙煙雲高遠而不可挹也推其言以考其事其有不合者乎自三代以來最喜讀太史公韓退之之文司馬遷奇邁慷慨自其少時周游天下交結豪傑其學長於討

論尋繹前世之迹負氣敢言以蹈於禍故其文章踈蕩明白簡樸而馳騁惟其平生之志有所鬱於中故其餘章末句時有感激而不洩者韓愈之文如先王之衣冠郊廟之罍俎至其放逸超卓不可收攬則極言語之瓌巧有不足以過之者嗟乎退之之於唐蓋不愚矣然其犯人主忤權臣臨義而忘難剛毅而信實而其學又能獨立於道德滅裂之後纂孔孟之緒餘以自立其說則愈之文章雖欲不如是蓋不可得也自唐以來更五代

之紛紜宋興鉏叛而討亡及仁宗之朝天下大定兵戈不試休養生息日趨於富盛之域士大夫之遊於其時者談笑佚樂無復向者幽憂不平之氣天下之文章稍稍興起而廬陵歐陽公始為古文近揆兩漢遠追三代而出於孟軻韓愈之間以立一家之言積習而益高淬濯而益新而後四方學者始恥其舊而惟古之求而歐陽公於是時實持其權以開引天下之豪傑而世之號能文章者其出歐陽之門者居十九焉而執事實為之

冠其文章議論與之上下聞之先達以謂公之文其興雖後于歐公屹然歐公之所畏忌其後來而論友者也某自初讀書即知讀執事之文既長而思之廣求遠訪以盡攬其變嗚呼如公者真極天下之文者歟

上唐運判書

某聞昔者三代之時公卿大夫之待其下何其仁愛忠厚發於至誠而能盡下之情也下之事上何其夷易簡直各得自獻其意無有阻塞不達之恐而不限於勢也

夫惟上能盡下之情故下不限於勢上俯而就之下仰
而及之故尊卑之情通而貴賤之事達然未嘗疑之天
下急於求其上者物理之所當然公卿大夫既貴矣宜
其偃然無待于物彼汲汲以求于下茍有善焉如恐失
之此其故何也蓋天下之位有尊卑貴賤之不同者勢
之所當然非其事亦判然兩為而不相與也今夫貴者
止于自安一切無事於功名可也茍有功名之心則貴
者之功賤者之力也尊者之名卑者之成也故上之求

乎下猶下之求其上也昔周公既聖矣身履天下之富貴而後世稱急賢待士者必稽焉故其效也百官庶府莫不修治制度文理莫不彰明周公之身無遺德焉夫豈周公一人之力哉惟其然故古之公卿大夫不敢茍簡守常以便其私尊者汲汲不遺於賤夫上有至誠惻怛之心不敢遺忘疎遠之士則士之在下者亦不敢復愛其所有至於奮厲出奇惟恐不逮者由此故也三代之政既亡公卿大夫無復向者至誠盡天下之意謹身

無過自處甚重忌其立功立事之心漫然鉏去感發激
昂之氣以謂無所事於賤微於下者不過言功不幸功
不至焉雖有過人拔俗之才不聞之矣其斥而去之不
過論罪幸而無過雖天下之冗瑣不復聞之矣情阻而
不合氣否而不交下畏其上則有之矣而不受也下恭
其上則有之矣而不忠也貴賤異志尊卑不親而三代
之風泯然矣事功之不立豈不以此哉未嘗讀西漢書
見吳公之取賈生田延年之用尹翁歸綦勝之禮雋不

疑葢嘗切歎三人者猶能降心近古之人忘尊以禮賢致誠以納士以太守之尊使者之貴親與匹夫下士相接務盡人之才而忘下之瀆之也夫如前三君者未足道也然已能如此然則天下之賢者多矣安知無有慨然能用古又不溺於流俗有功名之心而忘其區區之尊嚴者耶嗚呼安得斯人者而處天下之富貴哉使誠有之天下之遺賢潛德庶幾乎興矣

上黄判監書

未嘗怪夫人之於道何其所見之不一而其言之各異
也蓋自周衰以來諸子各以其說行於世而其言獨能
推本道德之意知本而不流於末守真而不陷於僞者
莫近於老莊然是二人者乃棄仁義斥禮樂絕學棄智
以自明其說考其心以謂爲其術必棄仁義禮樂而四
者固其術之害也惟其然是故得罪於後世之儒者自
炎漢以來天下學者頗知推本仁義其言禮樂治道有
足觀者矣而未嘗有一言及於性命道德之本蓋以謂

道德性命者原無所用於禮樂也是二者之説予然不可以並立各擯其所可及而求全其所長而未之不肖嘗切歎以為不然何者所謂道者固無乎不在蓋大至於天地衆至於萬物無有一物不資其用者豈其缺然有所不足歟使道之有不足則安取道於是思有以合二者之論而得其說為道德之論者本於虛無而無形執禮樂之論者滯于著見而有迹極無形之論至於忘言推有迹之至則至於終身言而不盡此其所以齟

齬而不同以謂有無之相害耶則有者固自以為有耳
而有未始非無也無者固自以為無耳而無未始非有也
有與無二者特命於我耳而我之為是説果何自而起
也在物無定形在我無定心然則無乃出於忘意和知
而非物之正耶由是觀之則方其在仁義禮樂者未始
非道德性命也方其在道德性命者亦未始非仁義禮
樂也同聖而非一也兩立而非二也圓融和會而物與
我兩冥矣尚何區區之辨哉蓋孔子之道本於寂然不

動矣然方其感於物而天下之故無所不通洗心齋戒退藏於密矣然天下之至賾萬物之至動未嘗厭也夫之於學切有得於此而後視天下之大萬物之衆今古之不齊而無往而不一焉所謂萬物一府死生同狀者推其端乃一本於此而後知夫子之道之為全也

答杜鋒書

耒啟罪垢謫官於此多病懶放舊學荒廢無以見賢後闕久不果奉謁而足下意益勤兩墜珠玉又副以新文

一軸披讀累日不勝欽仰試誦所疑其一篇曰非季札
夫季札何可非也札之達於禮樂蓋孔子之所與而其
人之賢則非管晏叔向子產韓厥所可及也然則其於
辭受之際宜亦至矣彼其辭千乘之國於爭奪之世蓋
欲制行以高天下而教後世將以愧夫盜據竊取而使
亂臣賊子之禍少息焉使季札受亦可辭亦可而卒辭
之者亦行其志云耳夫豈有所不可哉夫季札非忘吳
也豈不曰國之存亡廢興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昔孤

竹君以國與叔齊叔齊讓伯夷而卒皆逃去入周不返其國而孤竹之後不聞有興者而孔子之論二子曰求仁而得仁未嘗罪以忘其國也夫子之不非夷齊則季札之不得罪於夫子明矣足下試詳思之世之貴王衍以器用言之譬如玩好間一物耳未可格以法度也愚以謂季札為不可非於王衍為不足非也三傑贊文字豐縟布叙詳密有作者之風更加老成則無可議辱問甚勤不敢不盡

再答杜鋒書

承諭亹亹似未達鄙意嗟乎季子讓國幾千餘歲歷數聖賢未嘗有說獨見黜於吾子蓋夫子謂後生可畏者夫季子之不肯受吳直是不欲有國耳故其言曰願附子臧之義彼視棄千乘之國如草芥亦必有樂乎此而易彼者苟求其所以讓之之名則壽夢欲越諸兄而立之季子固不可也至餘昧卒而子僚之才亦足以君國則季子不得廢嫡而立子孟子曰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

故孟伊尹周公不有天下此札之所以必辭者惡亂君臣之大分也季札之於道德其深矣哉吳屈庸曰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可謂知其心矣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則自夷齊以來季札一人而已所謂聖人之清者也夫豈在所黜哉孟子曰若夫成功則天也則古之論存亡興廢未有不言天者非幸不幸也孤竹之君欲越次而立叔齊叔齊辭之可也伯夷長當立而辭之何哉商人世及則叔齊將以次亦當立也而夫子

初不論此直曰古之賢人也其意可見季子之聽樂其
於禮樂之際深矣其於辭受必不草草更宜詳之

答汪信民書

耒啓上教授汪君足下過符離偶多事然雖聞車馬嘗
見臨而卒不能一到左右也必蒙深察到家忽便人惠
書如見問以文墨事耒於文詞竊嘗好之而不能著也
其知所以告左右者抑聞之古之文章雖制作之體不
一端大抵不過記事辨理而已記事而可以治世辨理

而足以開物皆詞達者也雖然有道詞生於理理體於心苟邪氣不入於心僻舉不接於耳目中和正大之氣溢於中發於文字言語未有不明白條暢盡觀於語者乎直者文簡事核而理明雖使婦人童子聽之而諭曲者枝詞游說文繁而事晦讀之三反而不見其情此無待而然也足下以文章取高科言語之工妙天下而僕敢獻其陳說則有罪矣然既以仰答盛意之辱又因以求教也春寒自愛偶以連日冗甚修答不時恕之恕之

心宣未再拜

宋文選卷二十八

宋文選卷二十九

張文潛文

送秦少章赴臨安主簿序

詩不云乎蒹葭蒼蒼白露為霜夫物不受變則材不成人不渉難則智不明季秋之月天地始肅寒氣欲至方是時天地之閒凡植物出于春夏雨露之餘華澤充溢支節美茂及繁霜夜零旦起而視之如戰敗之軍卷旗

棄鼓裹鎗而馳吏士無人色豈特如是而已于是天地閉塞而成冬則摧敗拉毀之者過半其為變亦酷矣然自是弱者堅虛者實津者燥皆斂藏其英華于腹心而各效其成深山之木上撓青雲下庇千人者莫不病焉況所謂薫餕者乎然匠石操斧以入于林一舉而盡之以充棟梁桷杙輪輿輹輻巨細彊弱無不勝其任者此所謂損之而益敗之而成虐之而樂者也吾黨有秦少章者余為太學官時以文章示余愀然而告曰我惟家

貧奉命于大人而勉為科舉之文也異時率其意為詩章古文往往清麗竒偉工于舉業百倍元祐六年及第調臨安主簿舉子中第可少樂矣而秦子每見余輙不樂余問其故秦子曰余世之介士也性所不樂不能為言所不合不能交飲食起居動靜百為不能勉以隨人今一為吏皆失已而為物之應小自偃蹇禍悔随至異時一身資養于父母今則婦子仰食于我欲不為吏亦不可得自今以往如沐漆而求解矣余解之曰子之前

日春夏之草木也今日之病子者薰葮之霜也凡人性惟安之求夫安者天下之大患也遷之為貴重耳不十九年于外則歸不能霸子胥不奔則不能入郢二子者方其覊窮憂患之時隂益其所短而進其所不能者非如學于口耳者之淺淺也自今吾子思前之所為其可悔者衆矣其所知益加多矣反身而安之則行于天下無可憚者矣能推食與人者嘗飢者也賜之車馬而辭者不畏徒步者也苟畏飢而惡步則將有苟得之心焉

為害不既多乎故隕霜不殺者物之災也逸樂終身者非人之福也元祐七年仲春十一日書

送吳怡序

吾友吳熈老好學樂善敏于為吏不苟于其職嘗主簿于蘄之羅田部使者才之使尉黄岡余舊與之相聞而來黄岡也余方坐事屏居而熈老獨喜從予游余謂之曰余棄人也又負罪于有司子與罪人游且累君熈老不然猶喜予翰墨言語得之輙寶藏余年老多病學問

日衰落文字尤荒熙老所求十不能荅一二而熙老意益勤不勸夫人之好惡之不可觧如此居黄崗無數月又遷蘄水丞將去黄求予言贈其行余為之不能無言曰子盡觀于貨乎所操者愈竒則藏之也愈深知之者愈寡然一旦而得所售則萬金之直有不較而樂輸之者方其未售也閑肆而處終日寂然其鄰里莫知也而持盤賣餅皃曰一自操盤而出自譽其貨啜啜也千人之聚則往即之自旦至夜勞力如此得百錢之直之外

則偃然有過望之喜矣夫所操者不厚則自處也薄夫自處也薄則亦無所不至矣其理然也君子進德修業夙夜彊學其所操者豈啻萬金之貨也哉吾願熙老好善愈勤樂善愈富為吏而有賜于民多積而深藏之自愛而重出之則將名譽充于四海出入紫闥討謨黄閣可跂而俟也敢以是為遺行之言

章秘丞集序

古之論人者考其人不計其功固有其才可以為而不

幸不及施與既施而中奪者何可勝數而中材常人乘時以功名顯者世常有之孟子曰若夫成功則天也夫成敗繫天者其末可以賢不肖必也司馬子長論李將軍為將其言哀痛反覆深悲其無功以謂百姓知不知皆為流涕至論霍去病無他美獨曰常有天幸不至乏絶夫子長不少假借于屢勝之去病而獨拳拳于老死之李廣何哉彼惟深痛夫庸人冒時以取名而豪傑之士制於命而不得少就其志故其子奪之際如此嗟夫

豈獨人事哉凡物亦然大夏生殖而叢棘能有所庇疾風烈寒大木百圍僵仆而死秋水時至溝畎有一溉之功而歳旱淵竭江河不足活魚鼈物固係其所遭者哉

今年春予遇友人會稽章邦老于宛丘一見予再拜泣涕出其先人秘丞君詩文三編及其行狀求予文以為之序其文章議論甚髙而嘆其不大施設也

送秦覯從蘇杭州為學序

秦子善文章而工為詩其言清麗刻深三反九復一章

乃成大抵悲愁鬱塞無聊者之言也其于物也秋蛩寒蟬鵙鴂猿狖之號鳴也霜竹之風氷谷之水楚囚之弦越羈之呻吟也嘻秦子內有事親之喜外有朋友之樂冬裘而夏絺甘食而清飲其中寧有介然者而顧為是耶世之文章多出于窮人故後之為文者喜為窮人之辭秦子無憂而為憂者之辭殆出此耶吾請為子言之古之所謂儒者不主于學文而文章之工亦不可謂其能窮苦而刻深也發大議定大策開人之所難感內足

以正君外足以訓民使于四方鄰國寢謀言于軍旅敵人聽命則古者臧文仲叔向子產晏嬰令尹子文之徒實以是為文後世取法焉其于文也雲蒸雨降雷霆之震也有生于天地之間實賴之是故係萬物之休戚于其舌端之語默嗟夫天地發生雷雨時行子獨不聞之而從草根之蟲危枝之翼呼以相求子亦窮矣夫古之所謂儒者所用之國無敵若臧文仲叔向子產晏子令尹子文其望孔子亦遠矣而其功烈亦足以振顯一時故

猶能以儒者之效名一世夫不足以治國而能知古今
考妖祥紀事實多聞而博通則古者太史氏之職而初
不以是為儒者也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
丘而楚之治國不責倚相由是言之古之論史與儒異
事而司馬談為太史號通古今善文詞猶曰文史星歴
近乎卜祝之閒主上以倡優畜之其尊禮不如公孫弘
相汲黯此則漢之初猶有古之遺俗在也嗚呼儒之名
實不正久矣自漢以來聖賢之學廢而孔子之徒皆以

其師之書自重于世聚徒而授之若是者當時皆以儒之名歸之而司馬談序九流儒者才當其一彼未嘗見其真而信當時之所指故從而論其失而班固以謂出古司徒之官嗚呼何其陋也儒者之治天下九流之列皆其用也顧與淺末術數各致其一曲者同哉吾意今儒者之所學古太史之流而非世之所急也子饗其全無食其餘據其源無挹其流子方從眉山公其以予言質之而歸告余也

賀方回樂府序

文章之于人有滿心而發肆口而成不待思慮而工不待雕琢而麗者皆天理之自然而情性之道也世之言雄暴虓武者莫如劉季項籍此兩人者豈有兒女之情哉至于過故鄉而感慨别美人而涕泣情發于言流為歌詞含思悽惋聞者動心焉此兩人者豈其費心而得之哉直寄其意耳余友賀方回博學業文而樂府之詞絶妙一世携一編示予大抵倚聲而為之詞皆可歌也

或者譏方回好學能文而惟是爲工何哉余應之曰是所謂滿心而發肆口而成雖欲已焉而不得者若其粉澤之工則其才之所至亦不自知也夫其盛麗如游金張之堂而妖冶如攬嬙施之袪幽絜如屈宋悲壯如蘇李覽者自知之蓋有不可勝言者矣

李德載字序

表弟李成甫字公輔告余以不安其字也求易之詩不云乎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無棄爾

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夫車之所載或安焉或輸焉係之于輔之棄與不棄也則輔之于車功亦大矣雖然輔之于物有功于車而非車也考一車之物而輔不與焉然正六轡謹輪輻僕在前馬伏軛而輔不至車不安登險而憂傾涉淖而憂濡視車中之載如寄物焉且天下之物固有不相有而相須不同域而相感者豈獨輔也哉千金之裘成于工人之十針南越之箭激于飛鳥之遺闕火蘊於石而金發之兵切于膚而甲拒

之故其在人則學是也夫學之于人非性之所素能也而性不得學則不明故夫子曰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夫人之得于天者其道素具矣四端之於我非外鑠我者也堯舜之于塗人其本則一而已彼為是堯舜塗人之別者學不學異也性在已學在物自外而視之相去亦遠矣而堯蹈由之物固不能無待而獨成哉夫學有道道有序循其序而積之者行而能遠涉而能高夫下則鳥獸蟲魚器械服物之理無不通中則修身

正家治天下之業無不立上則達性命通死生官天地府萬物獨立于萬物之上而無與為侶而學庶乎至矣雖然有患忽小而務大躐等而求至者吾惡之久矣自燕之秦者必之晉自魯歷楚者必歷衛天下之所共由而不能越者也夫無見乎小而能明大與不涉乎等而能速至者其可信也哉故保性以為車力學以為輔而載爾德焉則周流天下徉徜海外以求子所欲其有不得者乎子以德載易之

齋說上

先王之為祭祀也非以徒厭吾心而已其心庶幾以為實也于是乎有齋焉夫齋者聖人之所以交鬼神而求接其所不可測者也夫鬼神可得而交不可測者可得而接則祭祀者豈特塞其情而已耶夫天下之物莫妙于人心其靜而不揺則萬物不得藏其私其誠而不散則天地陰陽之無情而吾心可以動焉其為物也至虛而易染至明而易汙蓋人之生自幼以至于老無非假

物以減其真葢私智以盜其和其虛而明者日夜膉蔽而不發故其智之所至不過其耳目情智之所及而不足以行逺于是自其形之所不能接者棄而不治以謂是果不可得而交也豈知夫天下之亹亹皆不能出于吾心使還吾之初而不喪則吾未見夫不可為者葢聖人之於祭祀也其至誠惻怛之心將求見其所祭者于是有齋焉夫齋也者去其所蔽滌濯昏蒙而發其虛明之天質者也是故謹戒靜肅使夫亂吾心者一不至于

吾前故靜久則虚虚極則明至于明矣則荒忽而不測流散而無形者昭然吾得以接之矣古之言齋唯揚雄知其說其言曰存亡形屬荒絶者其唯齋乎故余於齋而得心術焉

齋說下

聖人之于齋也將以清其心而接其所祭交其形之所不及而格其心之所不至蓋其道非出于祭祀而後設也其原乃出于治心推其治心之術而用之于祭祀而

已矣然則何謂心術蓋齋者聖人之所以洗心滌慮以盡天下之理者也彼其心淵靜沖泊萬物不足以入之故舉天下之亹亹日夜交于前而不足以入吾之靈府動靜並作而不相亂往來同應而不相害凡吾所受于天者無纖毫為之蔽心完質具而天下之道盡矣大至于天地廣至于萬物至賾不能伏其情至遠不能遁其實而天下之理得矣故能贊造化參天地鬼神叶其吉凶陰陽闔其動靜推是道于祭也有不格者乎故齋而

後臨祭者是清心以鑒物之說也聖人之于孝也篤於誠而盡于禮矣設之稻粱庶羞以致其欲求之于陰陽內外以致其氣然以謂是為未盡而思所以必致之故考初推本而制為齋戒之義還吾本真以格物之散復吾清明以求物之隱故曰齋之日必見所祭者嗚呼祭之有齋也祭之道極矣

藥戒

張子病痞積于中者伏而不能下自外至者捍而不能

納從醫而問之曰非下之不可歸而飲其藥既飲而暴下不終日而向之伏者散而無餘向之悍者柔而不支焦膈蕩達呼吸開利快然若未始有疾者不數日痞復作投以故藥其快然亦如初自是逾月而痞五作五下每下輒愈然張子之氣一語而三引體不勞而汗股不勞而慄膚革無所耗于外而其中薾然莫知其所來嗟夫痞非不可已余從而下之術未爽也而吾之薾然者獨何歟聞楚之南有良醫焉往而問之醫嘆曰子無嘆

藹然者也凡子之術固為藹然者也坐吾語汝天下之理有甚快于子心者其末必有傷求無傷于終者則初無望于快吾心陰伏而陽蓄氣與血不運而為痞横乎子之胸中者其累大矣擊而去之不須臾而除甚大之累和平之物不能為也必將擊搏震撓而後可夫人之和氣冲然而甚微泊乎其易危擊搏震撓之功未成而子之和氣蓋已病矣由是觀之則子之痞凡一快者則子之和一傷矣不終月而快者五則子之和氣不既索

乎故膚不勞而汗股不勞而慄薾然如不可終日也且將去子之瘖而無害於和乎子歸燕居三月而後藥可為也張子歸燕居三月齋戒而復請之醫曰子之氣少完矣取藥而授之曰服之三月而瘖少平又三月而少康終年而後復常且飲藥不得亟進張子歸而行其說其初使人遡然蓋三投其藥而三反之也然日不見其所攻之效久服則月異而時不同蓋終歲而疾平張子謝而問其故醫曰是治國之說也豈特醫之于疾哉子

獨不見秦之治民乎勑之以命悍而不聽令勤之以事放而不畏法令之不聽法之不畏則秦之民嘗痞矣商君見其痞也厲以刑法威以斬伐勁悍猛鷙不貸毫髮痛劉而力鉏之于是秦之政如建瓴流蕩四達無敢或拒而秦之痞嘗一快矣自孝公以至二世凡幾痞而幾快矣頑者已圮彊者已柔而秦之民無歡心矣故猛政一快者歡心一已積快而不已而秦之四肢枵然徒有其物而已民心日離而君孤立于上故匹夫大呼不終

日而百疾皆起秦欲運其手足肩膂而漠然不我應矣故秦之亡者是好為快者之過也昔先王之民其初亦嘗痞矣先王豈不知砉然擊去之為速也惟其有懼于終也故不敢求快于吾心優柔而撫存之教以仁義導之禮樂陰解其亂而除去其滯使其悠然自趨于平安而不自知方其末也旁眂而懣然者有之矣然月計歲察則前歲之俗非今歲之俗也不擊不搏無所忤逆是以日去其戾氣而不嬰其歡心於是政成教達安樂悠

久而無後患矣是以三代之治皆更數聖人歷數百年而後俗成則余之樂終年而愈疾者蓋無足怪也故曰天下之理有甚快于予心者其末也必有傷求無傷于其終則無望于快吾心雖然豈獨于治天下哉張子出而記其說

諱言

高宗自誅長孫無忌放褚遂良等後天下以言為諱者二十餘年其後一御史嘗抗論一不急事時謂鳳鳴朝

陽方其以言為諱也武氏不出房闥而取其國天子自殿陛之下門闕之外顛倒錯亂無由知之而其左右忠臣良士豈無良策善計亦不敢告故以牝奪雄坐房奥奪廟社犯天下之至順為天下之難成而有功此譬如盜入主人之家執其主塗其耳目而唯其所為何求而不得哉張子曰天將亂人之國則必使諱人之言人之愛其身其寢食起居有少異焉而人告之則必信之又從而治之夫如是則可以終身而無病今其寢食起居

類非平人之狀而其親戚朋友旁視而不敢告一日病作而死矣太宗以蘭陵公主園賞言者其直百萬非好名也事當然也

敢言

漢王鳳以外戚輔政殺王章以杜天下能言之口而梅福以南昌尉上書顯攻之而不忌唐文宗時中人握禁兵制天子樞密使權過宰相誰敢少忤其意而劉蕡對策肆言其惡斥其簒弑廢立之罪而明皇時李林甫為

相幾二十年固寵市權愚惑其君內助楊氏之勢外成祿山之亂補闕杜璡嘗再上書論事斥為下邽令林甫以語動其餘曰立仗馬終日無聲飫三品芻豆一鳴則黜之矣後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爭路絕矣夫林甫威未憯于漢庭之外戚唐文宗之宦官也而梅福劉蕡敢犯之而林甫以區區貶斥而天下之士震怖如畏虎狼此其故何也王鳳得政之初帝失德未深猶可與論道理商成敗而漢之公卿猶有賢智忠義之士也文宗太和

二年名臣在朝者如裴度李絳韋處厚之徒猶有數人公卿侍從之間差可告語其勢猶足以持典刑也故此二子者非妄發恣行而心實有所恃也若林甫之時人主淫昏于上視天下之治亂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不可與言矣而朝廷之士有一介之善略能別白黑者林甫斥之而無餘矣國空無人上下內外皆從君于昏者也而天下之士雖欲有言何恃以救其禍乎此人之所甚畏也嗚呼國無善人國非其國也可不惜哉明皇嘗

論林甫曰此子妬賢嫉能無與為比則其時人物可知也

讀韓信傳

或問韓信服高帝乎予曰韓信為高帝將數年常將重兵滅大國而動以蒯通武涉之邪説信無所顧名之而至今之而行何為不服曰然則何卒反乎曰信服高帝之智力而不服其為人是以反也然則何也夫信之反非重失楚也在于偽游雲夢而執之也夫偽游雲夢之

計是市井下俚之智而萬乘之主親行之此信所以怏怏北面而薄其君以謂不足為其下也夫暴奪人之富貴而幽囚之欲使夫雄傑者帖然而無怨非服之以德屈之以理則不可夫以市井下俚之策而詐韓信彼身可執心輕其上矣彼且聞其計出于謀臣則君臣皆輕矣是不反何待然則為高祖者柰何必待夫反形明白乃明其罪引天下兵誅之耳信雖難制然不數年而定一偽游而縛韓信自爾出令天下誰敢信之歟自古士

有所負而功名見于世者未嘗有肯以身輕就人者也何者彼輕就人者其規矩準繩將在彼矣夫如是則我之所有安得盡布之哉且保鏌鎁之利者不以試薪售和氏之璧者不登門彼皆不求人而人求之若不得已焉而後即之者亦自其理然也韓信當秦之亡天下之窮士也非孔孟進退之節然蕭何獨察其非汲汲于求顯待之不厚禮之不至則不為用也故以高帝之倨必使之築壇齋戒備禮而後官之舉之三軍之下而加之

諸將之上而不疑知不若是信將不滿而無留心矣諸葛亮戰國之策士也高卧于隆中其主就而後起而後能使劉備三分天下而伸于彊敵彼孫武求試兵法于宫人叔孫通度上所能行而制禮其事業功名卒以不顯有以也夫

讀唐書

古之人主自中庸以上為理所屈皆能行之而誠未必加也若漢文帝之于務農唐太宗之于從諫幾于誠矣

或問二君之誠孰愈子謂文帝寡于言而意有餘未嘗為外貌觀美煩于辭令而形于制度不過詔令丁寧而已而身之所履則可信不誣矣夫知稼穡必尚儉彼身衣弋綈足履革舄集書囊于殿帷罷露臺却走馬此其意可見也太宗每見賢臣則求詳諫援引古今出入經傳慷慨歎息語必成文雖無害于聞過而有好名之心焉此于誠有所不及也意有餘者忘言實已修者忘名理之必然也文皇常恨不撲殺此老文德皇后問誰帝

曰魏徵夫太宗之信用徵如此而猶有殺心焉則其平日之厚敬而深信之或未必情也且好諫者不諱其過而魏徵以諫草與史臣帝聞而怒遂有仆碑罷婚之事何怒之深也如此二事或者疑而不信予謂或有之矣高宗之淫昏孱暗又内為悍妻操制其柄外聚羣不逞于朝而禍不及其身也有以也非幸也其智蓋有足以自衛者彗見東方言者以為高麗將亡之祥帝曰高麗小夷且亦吾民也夫是言能出諸其口則有不可欺者

矣以厥子賢之故怒其人嘗與交通令其父訓其子父殺之帝聞而不喜也更貶其父夫刑政能如是則希其意者必相戒而天下聞之猶有父子之義焉夫能酌理而不盡欺恭以義而諂有所不受使其應變之際十五出此足以保其身矣

書唐吐蕃傳後

自漢以來其能制四夷使不為中國患者莫若唐然獨一區區之吐蕃能困之豈其制之未得其術耶自太宗

以來固已屢失其術而其尤可笑者平凉之盟也匹夫操刀而殺人則必從容伺察待其不備而後發執刀而呼曰柬爾手吾將汝殺則雖賁育不敢施于三尺之童何則人固不可易也不然則必狂疾者也使之束手而待之告之殺而不避也則亦必狂疾者也吐蕃之於唐固非有深誠篤信之可以不虞也方德宗之時吾方疑之彼曰必使多爾大臣而後盟惟杜希全李觀而後可擇其地利則曰必梨木林而後可彼得殺吾之大臣而

刼二將以空涇原靈夏之備而擇險阻之地以為設伏之利此其必變之迹特未曰吾將變耳乘彼吾疑而直行其謀而求我成之其易我也甚矣而唐之將相大臣晏然不之虞如接君子長者與之握手壇上而不少備此何以異于將殺之則告之束手而偃然不拒而待死者哉彼渾瑊者忠有餘而智不足者也古之善將者遠至于隣國之動靜皆知之夫豈有他術哉測之以謀而伺之以實爾夫縛其二將而不知三萬之卒伏于肘腋

而不覺也則安在其為智也嗚呼平凉之盟所以大可歎也彼尚結贊之智何足貴也是殺人而告之束手者之智也其為智亦殆矣彼李晟之知不可與盟也是知人殺之則避者之智也其可否之間亦明矣當是時唐之臣如渾瑊馬燧者亦可謂善將矣而猶如此況無二臣者哉

書韓退之傳後

有問於張子者操賞罰榮辱以勢臨天下者莫不欲天

下勸沮于其賞罰取舍于其榮辱而其勢常有所不行葢有益勸而人益羞愈沮而人愈慕若韓退之于唐殆若此矣退之所自負與世之所推者于德莫如好直于藝莫如文章然以直取禍則逐山陽貶潮陽以文章招累則其文詞一世莫尚試于有司屢試而屢黜平生所述國家大事獨有平淮西碑耳然刋者未畢而磨者至也是宜沮喪湮滅與世俱亡泯然無所見于世矣然每斥而名益彰每沮而事益顯抑者之力不勝譽者之舌

雖退之亦自謂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是誠何說也張子曰是何足怪昔者先王之賞罰榮辱所以天下奔走而從之者惟其取天下之所欲勸者而賞且榮之取天下之欲沮者而罰且辱之故賞一人而人勉惟恐其不若也罰一人而人懼惟恐其似之也且先王安能以已之所好惡而力驅天下以從我哉直取天下之榮辱而制天下之向背耳彼唐之汙政其昏惑瞀亂無所取衷制好惡可否于一已之私智而濟之以蔽欺之姦何怪夫

所沮者人慕所進者人耻歟且彼惟不可抑也是以愈抑而聲愈振子獨不見夫千仞之水决而注之川乎大木梗之大石捍之排以巨峽道以髙麓而後怒䝩哮吼聲振百里抑之者愈大則其聲也愈暴故小遏之則小鳴大塞之則大震何則彼其勢惟不可止故也何怪夫身益困名益聞也

題賈長卿續髙彥休讀白樂天事

髙彥休作唐闕史辨白樂天無因母墜井作賞花新井

詩賈子又從而續辨之張子曰二子之謂愛白公則可矣未可謂知白公也古之聖賢誰能無謗何獨樂天也哉有謂舜因堯而奪之位伊尹放太甲而王世未嘗有辨舜與伊尹之非篡者也其心誠知其不然則辨無自而萌于心是其為說無待而自然人之飽者人誣之以飢未有自疑而辨其非飢者人知舜與伊尹之非篡如自信其飽雖或從而誣之而不在辨之之域矣故凡世之辨已與辨人其言雖工而察其心之始萌蓋其于信

嘗有所不足而後不能無言彼雖不能無疑于其初其考于理校于迹而後能消其不信之心於是乎有辨故曰二子未可謂知白公也嗚呼小人之害君子也亦多術矣謗之于意外惑之于疑似世之君子傍視而不平者起而與之辨夫惟辨起知之所不足故縱言極口而益名天下之多言多言繁興而是非足以兩行于世夫惟真知而泯言者而後謗止夫世之真知君子者才幾人則小人之毀賢敗善何時而止耶悲夫

書宋齊丘化書後

齊丘偽唐謀臣其智特犬鼠之雄耳何足道哉其為化書雖皆淺機小數亦微有見于道德其能成功有以也吾嘗論黄老之道德本于清淨無為遣去情累而其末多流為智術刑名何哉夫惟靜者見物之情而無為者知事之要據其要而中其情者智術之所從出也仁義生于恩恩生于人情聖人節情而不遣也無情之至至于無親則忍矣此刑名之所以用也齊丘之道既陋而

其文章頗亦髙簡有可喜者其言曰君有竒闕天下不親雖聖賢出斯言不廢

宋文選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宋文選卷三十 三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呂光復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朱學濂

宋文選卷三十

張文潛文

進齋記

古之君子無須臾而不學故其為德無須臾而不進雞鳴而興暮夜而休一日之間出則蒞官治民事師友對賔客入則事其親撫其家教其賤幼振其族姻與誦説講辨上世聖賢之言語文章制度服物而燕樂則御琴

瑟布尊俎拜俯升降酬酢相侑勉勉汲汲須臾之間習其事學其理通其曲折而服其訓戒葢其學無頃刻不切於心非特其迹然也安居無事精思而深念之矯揉其心志調伏其氣質觀天地之道察萬物之理以究道德之微妙而通其性命死生之始末者亦未始有頃刻之休是故其德日進而不可止葢自其息而察之則豈特日進哉晝之所達過于旦夜之所得加于晡矣豈特旦暮晡夜之别哉一語一嘿一起居而新故不相襲矣

自其為士而至聖人也如日之運于天小之為旦夜中昃之變大之為寒暑春秋之異然微細而察之則雖求毫氂絲忽之間而不可得嗚呼士之欲進于道其勤苦勉強蓋必如是而後至則亦以勞矣後世之士其不至于聖人也亦可知矣古之君子飲食游觀疾病死生之際未嘗不在于學士會食而問殽烝則飲食之際未嘗不學也夫子風乎舞雩詠而歸則游觀之際未嘗不學也曾子病而易大夫之簀則疾病之際未嘗不學也今

之所謂學者既剽盜其肌膚攘劉其土苴比于古之人可大媿矣然少而習之未幾見而自以為業成者十九也冠而仕則冠而棄之壯而仕則壯而棄之以夫滅裂苟偷之習而亟捨于既仕之日故後世之君子大抵從仕數年則言語笑貌嗜欲抗習之際比之進取之初以儒自名者固已大異矣古之君子其學也内以修身外以治人所學愈高所治愈修而成功愈崇是故君子立于世則天下被其福嗚呼三代之衰儒者之功不大見

于世而生民之望于君子者未能厭滿其欲豈非士之學未至而道未及哉嗚呼民之休戚係于道學之成否則夫為士可不勉歟

冀州州學記

朝廷以學校道藝敎天下之士亦已久矣而其興衰亦繫其守長之能否慶歷中始詔郡縣立學而信都乃即孔子廟而為之僅以塞詔其後為守者欲興之數矣皆不果成元祐其年河東劉侯守冀始大作學舍師之授

經有堂而諸生肄業有室凡學之百需皆具精壯完好可以傳久遠又為之買良田治市舍籍其所入以養士而士之來學者日有餼學之有司月有給其秀民良才從其先生長者皆往游焉四方之士聞而來者日至劉侯喜其有成而使其屬李公輔請文于譙郡張耒以記之為之言曰嗟乎政事之緩急如人之于飲食不可彊也强使急者緩如止飢者之食強使緩者急如待食以進飽二者無怪其不可也余甞怪今之士大夫皆能責

守令不如古者興學校隆師儒讀書行禮其中而爲守令者雖責之不受亦不害其爲政論守令之能否與夫人民之利病亦絕不在此何也三代之時天子諸侯之有學其朝夕政事之所係不啻如今省寺之要且急也自出師受成獻馘皆必由之則一士之不率敎至勤天子公卿而親臨焉蓋無足怪當此之時雖欲緩而不治亦不可得先王之俗旣亡更數千歲風俗禮樂旣已大異矣而朝廷郡縣之政視學校無毫髮相及而乃日夜

責之以不如古我則無用而強授之此何為者也且不怪夫冠者之不為章甫騎者之不為四馬而獨怪學校之不如三王不亦異哉夫求三王之治不立學是廢食于飢而必責學校于今日猶強食于飽必不行矣由是言之學之興廢其本末遠矣吏未有責也夫未可以責吏則劉侯之為此殆苟然歟蓋昔者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夫不告朔而去羊未害也然使後世有知告朔者自此羊始以今之政為無事

于學而不可為也因我之無用而毀古人之所急安知來者之不有作乎此劉侯之所不忍也侯之意深矣元祐四年十二月十七日記

伐木記

人與物各以其氣相勝而後能全夫氣也者假其所託而後有者也夫長江大河積水之淵俯視杳然莫知其深長波巨泒出沒奔突近窺而神寒遠視而目眩此則蛟龍虬蜃魚鼉之所託以禦物之害已者而全其生者

也高山大麓谿亘盤屈翳以林薄捍以木石縈溪絡澗懸壁千仞使人望而不敢近近則畏而走此則虎豹熊羆之所託以禦物之害已者而自全其生者也使虎豹窺魚龍之淵蛟黿視熊羆之藪則惶怖疾走而求去之矣何則物各以其所託者見其氣氣勝則非其類者避之矣今夫叢祠墟墓之間入者慘然而心不寧目不敢肆視足不敢肆游其音肅肅如畏是何也叢祠墟墓鬼神之所託而人之氣不勝故也夫唯氣勝者全故氣

不勝者受其病故虎兕蛟鼉易其所處則其心悲沮而無聊者病之所從入也余官福昌古邑之廢者也官舍依山為地十餘畝其竹與木居十六地曠人寡草木茂遂其大者皆百餘年根幹蔽覆若幄若屋交羅籠絡縈以蔦蔓凡日將旦夕將晦鳥鳴獸號聲音千百終日聞然不聞人聲夫環為城通為衢限為域立為屋室闢為塲圃夷易洞達內外相應面陽而背陰附燥而瞰濕間以草木表以臺觀人之所託也惟其所託者若是故禽

獸不敢藏蛇蚖無所蟠居之而安游之而樂而人之氣乃能勝其異已者是故無疾患無驚惕壽考安樂遠去疾厲而今吾之所居草木居大半矣其堅頑碩老無以異于數澤此則鳥獸之所憑而蛇虺狐貉之所樂而人之所居乃其棄餘則凡使吾四鄰之外晨夜而不敢出其心矜矜若畏敵國一夕數興寢而不夢是豈非蛇虺狐貉之氣勝而人之所託者弱耶於是聚吏徒集斧斤一日之役十夫不三日而盡伐之剖根窮本芟伐剪剔

大者備梁柱小者中椽栿弱者補藩籬惡者從薪蒸洒掃塈除平地乃見陰陽疏通表裏洞然屋室堦闥如湧而出于是鳥獸之聲狐貉之迹不復至矣朝游而足不忌夜處而心不惕吾知人之氣勝矣夫氣也者起乎其所類發乎其所託莫知其然而然者也何則物以類處者未嘗自見其氣也所託者無情不能與物為使也至其相待而後成相感而後發自外而視之隱然不可無也大荒之瀕行者反顧久廢之室寢者數驚推之而無

故窮之而無物故物之未始有形而不可慢者其氣也歟

雙槐堂記

古之君子其將責人以有功也必使之樂其職安其居以其優游喜樂之心而就吾事夫豈徒茍悅之哉凡人之情其將有為也其心樂而為之則致精而不茍雖殫力費心而不自知故所為者有成而無難古之御吏也為法不苛其勤惰寮䟽隨其人之所欲而吾獨要其成

是古之循吏皆能有所建立夫望人以功而使其情愁
怛不樂求捨去之不暇誰肯以其怨沮不平之心而副
我之所欲哉頃時予見監司病郡縣之政不立扼腕盛
怒曰是惟飲食燕樂居處游觀之好吾日夜以法督責
之使無得有一于此一歲之日數計晷刻吾從而課率
之使無得有頃刻之閒以約束為不足而繼以辱罵辱
罵為不足而繼以訊告方此時吏起不待晨臥不及暖
廢飲食冒疾病屋室敗漏不敢修完罷用敝乏不敢改作

其勤苦如是猶不足以當其意宜其郡縣之政無所不舉大小得職而民物安堵矣然吏益姦民益勞文書具于有司而事實不立吏足以免其身之責而民不知德相為欺紿以善一時而監司卒亦不得而察也豈非其所為者無至誠喜樂之心出于畏罪不獲已苟以充職故耶其事功之滅裂如此理固然也酸棗令王君治邑有能名以其餘力作燕居之堂洒掃完潔足以宴賔客閱圖書庭有雙槐因以為名夫王君豈以謂苟勞而無

益不若暇佚而有功將安其居樂其身以其獄訟簿書之閒與賢士大夫彈琴飲酒歡欣相樂舒心而養神使其中裕然然後觀物圖其致用意于文法尋尺外以追古循良君子之風以大變俗吏之弊而為之哉夫古之善為政者不佚而常安不勞而善成吾知王君其有得于此矣於是為之書

陵川縣山水記

陵川河東之窮邑也其民蓋有唐晉之餘風儉樸而敦

本而澤潞在唐為雄鎮以精兵聞天下故其民好武為健鬬夫以偷樸好武之民則其于山水奇勝之觀宜其忽而不治委棄而不惜也今縣令張侯以暇日與其僚遊于縣西南所謂四梁拒者見其風景稍異披榛而得二泉焉其一出石下激石而聲琅然張君名之曰漱玉其一出大石下而石狀如龜因名之曰龜泉會二水而注之石螭之口以下達于大池構亭于泉側名曰爽氣亭後為石磴磴窮為小亭名之曰白雲軒而其喬林秀

木水石竒麗之狀皆悅可人意而不可以言盡也孔子曰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夫盡仁之成名必若堯舜而語智之正必若禹然世之好山水者豈皆具聖人之成徳哉予以謂凡安靜可久淳厚而不變者皆仁之類也臨事而不滯遇物而不惑者皆智之類也張君從予游其行已條術其為仁智之類有餘矣而又好學而甚文予意其為政滋久政事日信于民以其簿書之簡日徜徉于山水之間仰喬木而俯清泉資之以煙雲魚鳥之麗

把酒賦詩與夫雜見于文字言語者將超然出塵拔俗而恨未之見也政和元年五月

漢光武廟記

南頓令江君惇裕以書屬耒曰吾邑有漢世祖光武皇帝祠邑人奉祠甚謹而昔人所記陋甚君為我述焉將刻石以詔後世耒辭之不可謹按光武皇帝以哀帝建平元年生于濟陽而皇考欽實為南頓令帝嘗從父于此既得天下亦屢臨幸蓋平生之所遊處則邑之有祠

所從來久矣豈獨水旱疾癘之請有賜于民亦其豐功
盛德後世有不能忘者故南頓之民世祠之惟謹蓋無
足怪漢自成哀不君權歸外家王莽卒盜而有之天下
大亂民心思漢惟世祖以匹夫起田畝出入行陣躬冒
大難勇無堅敵智無遺策故能祀漢配天光復舊物一
時羣雄芟夷略盡撫有方夏覃及蠻貊聲敎所曁比隆
武宣是宜英鷙強伉玩兵黷武視民如草芥而不講于
治國之事也而武功既成海內既定則抑功臣進文吏

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英偉之度屈于禮樂驍猛之氣束于儒學敦尚經術接賓客延儒雅開廣學校修明典禮煥然一變舊漢之俗蓋常以謂吾理天下欲以柔道行之至于明章繼志承統纘修洪業典章文物粲然大備故後世言禮樂稽古推東漢焉孝和以後漢德不競破壞板蕩可謂極矣而仗節死義之士如袁安楊震李固陳蕃之徒救于上符融郭泰范滂許劭之徒助于下矜尚名節以震激衰奥蹈死而不悔至于獻帝人主持號而

已而曹操終不敢身自取之彼其心誠有所畏故也蓋禮樂之功風化之美足以保國長世如此皆世祖之遺烈也嗚呼自三代以來一人而已建武十九年南廵進幸南頓縣舍置酒會賜吏人復南頓田租一歲父老前叩頭言皇考居此日久陛下之寺舍每來輒加厚恩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吏人又言陛下實惜之何言謙也帝大笑又增一歲中元元年又復南頓縣役同之濟陽則帝之于是

邦豈若他邑漠然而已乎高祖曰吾萬歲後魂魄猶思沛吾意光武于南頓亦云崇寧元年五月二十日

司馬溫公祠堂記

元祐元年九月甲子丞相司馬公薨朝廷議所以追崇之于是進爵爲公而國于溫惟司馬氏係出晉安平獻王孚而獻王河内溫人也故推本其故家而封之五年奉議郎王仲儒爲溫令告其邑人曰惟司馬公道德功烈著于朝廷施及生民者自匹夫匹婦與夫荒外戎狄

悍夫姦民心革誠服左右兩宮格于太平是其功德宜配社稷天下祀之而温者國也顧不能祠而可乎于是度地作堂畫公像而禮祠焉告于譙郡張耒使記之耒爲之言曰盛德之不作于世久矣古之所謂盛德者不施而民服無事而民信未嘗動顔色見詞氣而天下從之若子弟之慕父兄故其爲功也不勞而物莫之能禦三代之亾聖賢不作而士之能有所立于世者亦多矣然皆費心殫力抬天下而從之以其智勝之後能有成

是何也德不足而取辦于其才故也故其所建立勞苦而淺陋夫豈不欲為盛德之事哉蓋其所積者有不足故也子產君子也猶曰唯有德者能以寛服民其次莫如猛夫子產豈欲為猛哉以謂德之效實難懼夫好高之難成也是以甘心于其次以求無失嗚呼德者子產之所難而況其下者乎故自秦漢而後更千有餘歲而盛德之士不作蓋無足怪惟司馬公事君而君敬之未嘗求民而民與之非其類者有不合而無不信受其罰

者有不説而無敢謗其自洛入覲也郡邑田里至于京師觀者千萬環聚嗟嘆至于泣下嗟乎此可以言語術智得之哉故其相天下也因物之所利而與之因人之所厭而更之從容指麾内外響應而天下無事矣蓋自秦漢以來至公而盛德之效始見于世可謂盛矣嗚呼當大事處大疑勇者抢敵智者召謀惟有德而後萬物服則大二聖之所以用公其可知也夫未辱游公之門而喜王君之好德使以其説書于堂而刻之

二宋二連君祠堂記

治國有善政不如在位有善人之化民速也在位有善人不如其鄉有善人之化民易也夫人之情所感動常在其所易接而親者若夫政事者固民之所畏則其從之蓋有不得已之心焉其及物淺矣安陸之應山楚之窮邑也然其民好文多學者其俗良善不爭純靜易治其里之人為余言曰始吾邑之人未始知學之利也有宋氏兄弟者講學吾邑之法興佛舍其後兩人皆取高

第有聲名久之並為大官名尊益顯所以吾邑之人其鄙蒙不學自棄於學者愧之其居法興時有連氏兄弟者與二宋君游相好也其後亦登科兩人起家仕不振然視所同舍生富貴先顯可攀為聲勢而兩人亦自力不少屈已以附之其官終不顯故吾邑之人其不篤于廉耻徼倖貪利者愧之凡吾邑之俗好學而文純静有耻者四君子之化也後五十年宋景文之孫羲年令應山與連君之從子仲儒緣邑人之意作祠堂于法興方

文之西嗚呼爲吏于鄉其有思德久而民祠之者幾人
在位之人不如其鄉里之君子也二宋公之行事爵里
書于國史士大夫舉知之連君錫以尚書職方員外郎
致仕好修而自重諒直多聞之君子也其仲諱庠字元
禮爲尚書都官郎中敏于政事號良吏世稱王陽在位
貢禹彈冠爲故舊之美然嚴光所以爲帝逃之不肯仕
彼獨何哉連君不因宋君以顯名當世卒以湮没而不
悔彼誠知所處與世俗所謂顯晦異矣

宋文選卷三十